

意林
轻文库



恋之水晶
系列

025

暖伤青春文学掌门人

雨微醺

倾心书写幽婉年华

这一次
和整个青春作别

欢歌犹在 意微醺 II

雨
微醺

著

YU
WEIXUN WORKS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
轻文库



恋之
水晶
系列

025

欢歌犹在 意微醺Ⅱ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欢歌犹在意微醺. Ⅱ / 雨微醺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7.2

(意林·轻文库·恋之水晶系列; 025 号)

ISBN 978-7-5498-2987-3

I. ①欢… II. ①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3829 号

欢歌犹在意微醺 Ⅱ

Huangge You Zai Yi Weixun Ⅱ

著 者	雨微醺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图书统筹	朱 颜
特约编辑	曹爱云
绘 图	E.Pcat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王 春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2987-3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1908584



第一章	黑暗里的光明	001
第二章	光明里的阴影	015
第三章	我是你的影子，你是我的镜子	031
第四章	我爱你，却与你无关	043
第五章	隔着窗的阳光	053
第六章	刺猬之间的拥抱	069
第七章	无法拒绝的邀请	083
第八章	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099



第九章	我们是镜子的内外面	113
第十章	昼伏夜行的安静	127
第十一章	被影子带离阴影	141
第十二章	一场意外的救赎	159
第十三章	翻云覆雨的命运之手	171
第十四章	再见，爱笑的眼睛	177
第十五章	梦寒心尚暖	187
后记	华裳艳妆过干帆	200

H u a n g e Y o u Z a i Y i W e i x u n Ⅱ

Huangge You Zai Yi
Weixun II



第一章

黑暗里的光明



近来，郁欢很爱睡觉，因为睡着之后会有梦，而在梦里又有着无限的可能。

今日，她梦里遇到一个人，那个人立于灰黑的悬崖尖石上，背后是一片红光火焰猎猎生姿；那个人在微笑，眼中却带着泪，满脸的泪。

郁欢想看清那个人是谁，是苏卿远？还是凌锦呈？她想看清一些，走近却被嶙峋如刀锋般的石林沟壑阻拦住。脚下是深渊，渊内汹涌的火红岩浆携带着滚烫炙热的各种惊恐面孔，浮沉上下，寸步难进。

忽然，一只手推了她一下。她趑趄着朝那满是魑魅魍魉的火红深渊跌下去，无数只掌心长着可怖嘴脸的手伸向她，迎接她的坠落……

郁欢又一次满头大汗地从梦中惊醒，筋疲力尽地瘫软在床上。她极力争开眼睛之后，忽然怀念起那个噩梦，那里至少有颜色。

是在红木城？是在郁城？是在北京？郁欢总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思考，然后才能明白，哦，原来都不是。望着面前黑暗无光的一切，她感到害怕，又渐渐感到安心。那样的纯黑，纯到好像能看见世界的尽头，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拿起手机询问它现在几点，一个机械的电子声音告诉她：现在是2015年3月17日下午1点，今天有冷空气来袭预警，请注意保暖，安全出行。

她伸手在空气中挥舞着，感受到指间有阳光的温度，握紧了五指后，掌心里什么都没有握住，便不由得失笑。

阳光，温暖，从来都不属于她，如过指的沙与水，穿林的风与雾，熙熙攘攘，匆匆忙忙。她侧过身去，打算继续睡觉，她不想醒来。甚至，她觉得只有在梦里才是活着的，而现在这样醒着才是梦，一个黑暗无边的噩梦。

感知逐渐远去，一切变得模糊，她感到眼前似乎有光在靠近，如一只手要将她拉入那个鲜活的世界里了。但又随着一声轻轻的敲击，一切如镜子般被打碎，全部分崩离析直至消失，只留下一片真实的黑暗。

“小姐，您醒了吗？”门被推开，温和客气的声音在她几米之外响起。

郁欢眨了眨眼，翻转过身对着一片黑暗出声，说：“嗯，醒了。”

“那起来吃饭吧，太太早上来过电话了，看您在睡觉就没有叫您。现在要回一个吗？”一只手搀扶着她起身，手的主人礼貌温和地询问。

郁欢将脚伸出去在床边摸索着鞋子，说：“不用了，她那儿现在是深夜。”

由那只温暖柔软的手牵着从卧室出去，走过一段平坦的木质长廊后下楼，她被安置到一处椅子上。她能够感到左边肩膀上有一点儿温暖，所以猜测这边应该是窗户，于是

伸手习惯性地空气中挥了挥，感觉着温度。

“哗……”随着落地窗帘拉动的响声，她指间的温度消失了。

“您的眼睛不能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医生说的。”那个人解释说。

食物端上来了，郁欢闻到了米饭和青菜的味道，还有自己喜欢的小炒。美丽生活就在自己面前，她却依旧只看到黑暗。那个人拿起勺子盛了食物递到她嘴边，她却没张口。

“阿南，我记得你叫阿南，对吗？”郁欢问。

“是的。”

“阿南，我眼睛看不见，但手还是能用的，给我吧。”郁欢说着伸出手去。

阿南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没有多说地将碗勺小心地递到她手上。郁欢握住碗勺动了动，就因为勺子撞上碗沿而将一切打翻。伴随着瓷器落地碎裂的声音，阿南轻轻地吸了一口气。

“没事的，小姐，没事的，收拾一下就好了……”阿南蹲下去收拾残局。

郁欢坐在那里，握着勺子茫然无措。

她扶着桌子起身，走到窗前摸索着抓住落地窗帘，狠狠地用力将它拉开，然后任由阳光直直地透过玻璃落到自己的身上、脸上、眼内，尽管她所看到的依旧是一片黑暗。

郁欢微微地歪过头，抬起手小心地抚摩着自己的双眼，像是在碰触那个人最后的存在。她极力地、不舍地，却又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一切的逝去。

“你走了，让我的世界也变得一片黑暗了，你知道吗？”

午后，郁欢独自坐在空荡大厅中的沙发上。那是一个有着柔软细绒的沙发，郁欢的手掌在上面细细抚摩，感受它的纹路与线条，很舒服。阿南告诉她沙发的颜色是浅灰色，与这所白色的房子很搭配。

墙面电视上放着新闻，阿南认为尽管郁欢看不见，但只要能听到一点儿声音，她应该不会那么孤单了。

“D市发生5级地震，最新报道的数据为12人死亡，38人失踪，现场抢救工作还在继续紧张地进行中……”

“中国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再推新政策，将给各大企业带来新商机……”

“退出演艺圈许久的著名演员许梦纯（原名许静）和富豪老公低调现身出行，恩爱异常……”

……



第一章

黑暗里的光明



郁欢听着电视里的声音，无聊地抚摩着沙发，数着大座钟的嘀嗒声，直到听到许静的消息。她停下手上的动作，然后在听到下一条新闻后扶着沙发起身一点点地挪动步子。

据阿南说，这是她活了三十余年所见过的最豪华的房子，拥有高高的拱顶，宽大的白色阳台。一楼的客厅足足有数百平方米，放着施坦威钢琴，每天还有鲜花送来摆放，一边是回旋向上的奶白色楼梯。

她在房间内摸索着前行，一步两步三步，撞到桌子，撞到沙发，撞到楼梯……最后绊到一处台阶摔倒了。

在厨房清洗厨具的阿南听到声音赶紧跑过来，用还有些湿黏的手将她搀扶起来，看着她膝盖的伤口说要进行处理。

“这里摔倒过了，下次就能记住了。”郁欢淡淡地说着，轻轻地拍了下旁边的台阶。

一股恶心感自胸口涌起，她紧紧地抓住阿南的手。阿南立即猜到了她接下来的反应，迅速去旁边拿了个袋子给她。伴随着一阵痛苦的呕吐，郁欢将中午吃下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

郁欢接过纸巾拭嘴，再喝水漱口，呼出一口气，这才感觉舒服些。她让阿南送自己到外面的花园回廊的秋千躺椅中躺下后，整个人都蜷缩起来，如一个婴儿般，躺在其中轻轻地晃荡着休息。

“还是吃什么都吐，药也是……”屋内阿南悄然地打出越洋电话。郁欢闭上眼听着，继续轻轻地晃荡。

晚上，吴医生来到了郁欢的面前。她听到吴医生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的声音，还有她身上那淡淡的香水气味，应该是款有着夜色迷情般感觉的冷调香气。郁欢猜测吴医生晚上可能有个美好的约会，是自己打断了她的行程，稍后她应该就会急忙离去，奔赴那场约会。

吴医生替郁欢检查了身体，测量血压及各项身体指标，最后语重心长地建议她还是尽早接受换眼角膜的手术。这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最简单、最直接。

“郁小姐，我作为您的医生对您负责，而您作为身体的主人更应该对自己负责，否则没有人能帮到您。”

“我不换。谁说黑暗不好呢？黑暗可以过滤掉很多东西，简单，纯粹，没有杂念，开心与不开心都是一个颜色，白天晚上也都是一个模样。你说简单最好，我也觉得这样的简单再好不过。”



医生不再说话，郁欢听到她收拾东西的声音，迅速而大力，显然她有些生气了。在她收拾完东西后简单地说了句再见就出门了，随后郁欢听到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及一些抱怨。

“真是从没见过这么任性的病人，先治好心理疾病再治眼睛吧。”

又一个脚步声靠近，是男士的皮鞋声，一下一下地轻缓了许多。相比刚才那位女医生的急促，这位显得沉静许多，最终到了郁欢面前停下。

“你向我伸出了手，对吗？”郁欢询问着，同时伸出手去，果然就与一个人的手掌相握。

“你好，郁小姐。”

经过介绍后郁欢知道，从前的心理医生因为对她的治疗一直没有成效而提出辞职，这个叫祁凤义的男子成了新任。

“你需要我躺下来吗？”郁欢问，似在笑，却带着挑衅。

“不，我们出去散步吧。”

“你应该知道我看不见，不适合出门，不安全。”

“你连说了三个‘不’，三重否定，看来你果然不喜欢出门。”祁凤义笑了。

最终，郁欢还是在祁凤义的带领下出了门。走在黑暗中，她几次踩到石子与凹陷的地方，差点儿摔倒，但祁凤义并没有就此产生让她回到室内的念头。

一路跌跌撞撞，惴惴不安地在别墅外走了一圈。春季湖边的夜风阵阵吹来，寒冷无比。郁欢拉紧身上的披肩，但裙摆下的双腿还是被寒冷侵袭，瑟瑟发抖，加上对黑暗未知的害怕，她感觉糟糕极了。

“够了，我要回屋里去。”在又一次绊到一块突出的石头险些摔在地上后，郁欢终于表露出了直白的不悦，怒火爆发了，站直身子猜测着祁凤义的方向提出要求。

“你之前的心理疏导员说你像是一潭静水，没有情绪，对什么都很冷漠。不过在我看来，她犯了很大的错。”祁凤义笑了笑，搀扶着郁欢的胳膊往回走。

当天原定的心理课程就这么结束了，祁凤义没有进行任何询问与疏导，一切更像是一场对郁欢双目不可视物的捉弄。

“作为心理医生，你非常外行且不负责。”

在祁凤义作别前，郁欢给出这样的评价，然后握着自己方才撞痛的胳膊转身进门，再不予以理会，甚至没有邀请对方进门。

“今日财经新闻报道，华睿集团高层再次发生变动，旗下地产股价大幅度下跌，公司方目前未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经过客厅时，电视上传来这样的新闻报道，郁欢摸着自己还发痛的手臂不由得止步。尽管看不清任何东西，却下意识地朝着声音传来的电视方向看去，她猜测此时屏幕上应该有一张她熟悉的脸。

入夜，郁欢闭着眼睛假装入睡，阿南轻手轻脚地关了门离开。听到一声轻轻的关灯声后，脚步远去，她重新睁开眼睛翻了一个身。

郁欢在床上辗转数遭后起身，扶着墙壁来到窗前的椅子上坐下，外面是安静的深夜，连风都没有的晚上一切更像是虚空。

不知道为什么，郁欢忽然想起几个小时前寒冷的风与脚下的崎岖，比这温度适宜的室内更让她向往。她鬼使神差地站起了身，摸索着从旁边的架子上取了一件披肩围到睡衣外面，然后摸着墙壁朝外走去。

她沿着走廊小心地下楼，仔细辨认、回想路线与室内的家具摆放，第一次丝毫没有受伤地走出了大门。

拉开门立即有冷气灌入，她直面春季夜晚的寒冷。有一瞬间她想退缩回到那个温暖安全的小窝内，但最终还是踏了出去。

夜凉无声，如水冷清，她仅凭着自己的感知前行，走过花园的青石小径，走过柔软的草坪。她感到一阵冷冷的微风自不远处飘来，吸引着她不自觉靠近。有歌声自那冷风间似有若无地传来，带走她全部的注意力。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

这冷夜中，有这样的歌声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甚至让人不禁生出有鬼魅出行，勾人魂魄来了的荒诞想法。但是听着这些熟悉的唱词，郁欢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其追寻而去。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

郁欢在心底一字一句地相和着这唱词，于一片黑暗中生出义无反顾的追寻，疾步走着，向声音处奔赴。发酸的眼眶与手指的轻颤给了她无比真实的回馈，她回想起那个立在嶙峋峰石间的梦，脚下是赤红的无底深渊，可此时即使那前方真是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她也不会停下一探究竟的脚步。

因为，她在思念着那个人，为了再见他一次，她愿意穿越生死与恐惧，不辞辛苦，不畏前程。

歌声越来越近，郁欢的步伐越来越急。就在她感觉那歌声就在身边，她就要抓住那一线黑暗中的声音时，忽然脚下一沉，她重重地跌落下去。

一切如梦中重演，她在与对面山峰上的男子相隔一线时下坠。那种重心的下坠与梦



中如出一辙，却没有梦中所见的那炽热焰流，而是迅速被冰冷包围，然后是窒息。

口与鼻被冰冷的水灌入，四周也被冰冷束缚包围，脚下是虚空一片的持续坠落感。郁欢知道自己终是迎来了最坏的结果，她早有预料，却仍不肯停下脚步。

梦境消失，只有真实的濒临死亡，彻骨寒冷；歌声也消失，让郁欢几乎确定了自己是被魑魅引诱前来，只等她入水，取其魂魄，为它所用。

郁欢一直在想，是不是就此放弃，就能再见到他了？如果真有因果循环，她相信他一定会等候着她。她甚至还在想，是不是他来找自己了，唱着他们曾经的旧曲，告诉自己他从不曾离去。

那个人，叫苏卿远。

郁欢的意识更加模糊了，感知在飘远。她觉得眼前有一道白光在粼粼水面闪过，所以她是真的要与这个世界告别，去往另一个有他的地方了。在这个世界，她的生活只剩一片黑暗，那有光的地方会是光明所在吗？

她既彷徨害怕，又好奇向往。

“哗”！伴着一声响，她感到头顶的水面在剧烈晃动，然后有一只手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将她朝上拉拽。那一片粼粼光亮就变得遥远，逐渐消失，她非常不舍，也不甘心。她试图发声说不，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来，反被灌入一大口冰冷的湖水。

朝上的力量越来越大，强力拖拽着她向上。她的反抗最终失效，那片白光消失在脚底，如同一道新世界的大门缓缓关上。

不要关上，我要过去，我要去找他，他在等……

“咚”！一口带着奇怪味道的水自咽喉涌上，郁欢侧头呕吐出来，剧烈地咳嗽了几声，忍不住蹲下。她理智恢复，触感也回归正常，随后她立即感到了彻骨的寒冷紧贴着皮肤传入她的每一根神经。原本无风的夜晚，她此时感觉四面八方都有风来，穿过每一根汗毛侵袭自己。

又是一种作呕的感觉自胸口上涌，她再次吐出冰冷的水，至少身体终于感觉轻松了，她活过来了。

“你真是太不小心了。”有一个声音在身畔响起，清亮而温和，随后一件温软的针织衫落到了她的身上，让她不由得轻轻一颤。

这个声音、这个语气以及这种润物无声的温和照料，她那几乎已经被寒冷所磨灭殆尽的理智，此时像是全都亢奋起来。她在想，自己原来已经穿越了那道门。

“是你吗……”郁欢的声音颤抖着，许久才拼凑出这几个字。



“是谁？当然是我。”那个声音笑了，搀扶起地上的郁欢，有些调侃地说。

“是谁在唱歌？”郁欢颤抖着问。

那个人像是想了一下什么，道：“哦，我知道了，今天我的朋友们在旁边的山上露营，刚才大家随便唱的。他们还在山上等我，我来找白天落在湖边的东西……”

这个声音在介绍着自己，说着缘由。但是郁欢再没心情听下去，只觉得失望无比，独自垂首喃喃念道：“原来不是他……”

“你的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去。”那个声音提醒。

但是，郁欢没有回应他的热情，挥了挥手臂，从他搀扶的手中挣脱，兀自用脚试探着朝家的方向走去。身后的人并没有因为她的拒绝而死心，郁欢能够感觉到他在自己三步之外的地方伴随前行，在她的脚绊到一块石头险些摔倒时及时扶住。

“你可真是倔强，你的鞋子全是水，没办法走了，还是我来背你吧。”那个人笑着说，蹲下身来将郁欢脚上已经被全部浸透还盛着水的棉拖鞋取下，然后不由分说地将郁欢拉到了自己的后背上背起。

“我不需要你帮忙。”郁欢挣扎着想要拒绝。

“我不是帮忙，是救人。好了，抓紧点儿，我们要回家了哦。”清亮的声音带着调笑，有些俏皮地将郁欢朝上颠了颠。吓得郁欢下意识地抓住了对方的肩膀，换来对方一阵得意的笑声。

这个人很高，肩膀很宽，有明显的肌肉线条，他把自己的针织外套给了郁欢，所以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衬衫。郁欢伏在他的背上，可以感觉到对方鲜活的呼吸和心跳，还有肥皂洗过的衬衫上带有的淡淡香气。她猜测对方应该是个大男孩。

“我叫阮知秋，你叫什么名字？”他边走边问。

“郁欢。”

“这名字真特别，很适合你。”

“你这搭讪女生的口气真差劲儿。”郁欢不以为然地提出。

“哈哈，你真的很有意思。”

“怎么个有意思法？”

“呃……就是很特别啦，和我的女同学都不太一样的感觉。”

“小姐，你大晚上的去哪儿了？急死我了……”阿南的声音和急切脚步声由远而近，之后她将一件外套披到自己身上。

郁欢由阿南搀扶着从阮知秋的背上下来。阮知秋冲郁欢说了声再见打算离去。但是阿南看他全身都湿透了，就叫他先不要走，至少把衣服处理干净了再离去。



“没关系，我的朋友们还在等我，再见。”阮知秋笑着挥手，接过自己的针织衫后如一阵风般离去。

夜更深了，起风的时候，更深的冷意侵入身体，郁欢打了个喷嚏，同时收紧了胳膊。阿南赶紧催促着她进门，然后一刻不停地将她送入浴室。

深夜，外面的风越来越大，呼啸着刮过树梢和山林。郁欢躺在满是热水的浴缸里闭上眼睛，回想着自己在湖底见到的那一道光。她在想，如果自己更努力一点儿穿过那道光，是不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就能见到苏卿远了。

想着想着，她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朝水下滑去。温暖的水没过头顶，她努力寻找同样的感觉，却什么也看不到。直到被阿南从水中拉起来，用毛巾替她将湿发包裹起来，然后又用浴巾将她围起来从浴缸带离。

阿南叮嘱郁欢要诸事小心，不能再这样独自出门，催促着她喝了一大碗难喝的姜茶，随后毫不意外地致电远在美国的张蕊，将一切事情汇报。

“欢儿，你这段时间就好好在家休养，我马上就回国了。你再等几天就好，一定要听阿南的话。”张蕊在电话那头哄小孩儿似的诱导，似乎已经大学毕业的郁欢对她来讲，还是个刚刚学会蹒跚行步的三岁孩童，要用半带欺骗性质的话语才能让其顺从。

“我知道，我没事。”郁欢淡淡地回答。

“妈妈已经在联系一位很好的医生给你安排手术，会没事儿的。”

“嗯。”

“欢儿，你要相信妈妈，妈妈一定会用尽所能让你的眼睛重见光明的，你也要有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将来会越来越越好……”张蕊在电话那头说着鼓励的话，听起来是在鼓励郁欢，更像是在说给她自己听，要自己保持对郁欢的信心。

眼睛失明，厌食症，神经衰弱，郁欢现在如一个千疮百孔的瓷娃娃，再多一分拉扯的力量都有可能让她失去平衡，甚至破碎成千万片，多一点儿意外就有可能危及生命。

张蕊步步小心，也忐忑不安，对郁欢昔日的愧疚和如今的怜惜令她始终不得安宁。郁欢有一分难受的事，她必感知十分。

“我没事。”郁欢最后还是这样淡淡地回答。

通话结束后听筒落到阿南手里，张蕊对阿南还在安排着什么。郁欢却困意上涌，摸索着上楼推开卧室的门。倒在床上的时候，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很柔软，迫不及待地进入梦境，想再去看那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翌日天晴，吴医生应张蕊的要求，上门替郁欢又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最后告诫郁欢一定要随时小心。她要开始为新的眼部手术做准备，现在连一丁点儿小小的感冒都有可能造成影响。郁欢如果想以后能看清这个世界，就必须配合医生。

郁欢坐在沙发上听着，她闻到吴医生换了新的香水，但是这个味道并不适合吴医生，所以她猜测是男士送的礼物。但显然那位男士并不是非常了解吴医生的个性及风格，挑了一款太过甜腻的味道，根本不适合她。

“我知道了，吴医生，谢谢。”郁欢微笑致谢。

吴医生麻利地收拾东西，尖细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噔噔”作响，之后离开房间去楼下同阿南谈了一些事情后离开。随后不久，郁欢听到了花园外面有跑车发动时特有的声响，她猜测今天吴医生是有人来接送的，因为她平时自己开的是一辆宝马。

楼下的电话响了，阿南接起来，没多久上楼来告诉郁欢是一位老朋友来的电话。郁欢扶着阿南的手到旁边的电话机前取过听筒，居然是林辰年。

“我托朋友打听了一圈，找到一位不错的眼科医生，也许有时间你可以和他见见面。”林辰年说。

“不用了，谢谢。”

“你不要这么倔强，既然还活着，你就应该朝好的方面去想，这样自暴自弃是在惩罚谁呢？”

“惩罚谁与你林辰年又有何相干呢？你我最多也就是同学关系，何以要如此为我操心？”郁欢冷声反问。

“是为了孟清，你是她最好的姐妹……”

“闭嘴，你不配提她的名字。”郁欢打断他，并没有爆发怒火，而是冰冷一片。

电话那头的林辰年有片刻沉默，大概也有些尴尬与羞愧，半晌才提出自己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而挂断电话。

祁凤义再次来郁家的别墅是在一个午后，阳光很好，风轻云淡的好天气。这次还是没有开始心理疏导课程，而是让阿南给郁欢收拾穿戴，长裙与针织外套，平软的鞋，最后祁凤义将带来的一顶帽子不由分说地戴到她头上。

“我不喜欢帽子。”郁欢将帽子从头上取下来丢到一边。

“你将来会喜欢的。”祁凤义再次将帽子扣到郁欢的头上，然后提起一个小餐盒，带着郁欢出门。

祁凤义带着郁欢走了很久。她感觉自己像是走了好几里路，在春季时节竟累得全身



发热，满头大汗。加之脚下每一步的未知和不安，她最终发了火，停下脚步表示不想再往前走。

祁凤义并没有反对，笑着说好，然后牵引郁欢在一棵树下止步。他铺好野餐的毯子让郁欢坐下，自己则在旁边打开篮子，从里面拿出食物来。

苹果、蛋糕、一些果汁，在他拿出最后一样东西时，郁欢立即皱起了眉头，告诉他这个芝士已经坏掉了，他不应该再吃。

“坏掉了吗？我怎么不认为？”祁凤义反问。

“那你自己吃吧。”郁欢回击。

祁凤义笑着将那芝士重新放回盒子盖好，说：“你之前的疏导员又错了一项，你对这个世界并不冷漠，也不自闭。”

郁欢听到了平板电脑的声音，她猜测对方是在对自己的心理治疗评估表做一些修改记录。

“她问过我很多问题，你却一个都不问，你真的是个合格的心理医生吗？”郁欢问。

“我不用问，你全都主动告诉我了。”祁凤义笑着收起平板，将一个干净的苹果递给郁欢，又接着说，“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取决于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治疗对象，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有一点你应该庆幸，就是我可以带你出来，离开那个大房子，暂时不用当一只金丝雀。”

“我喜欢待在家里，安全，有人照顾，都是可知的事。”

“你说这些话时唇角上扬，眼角却是下垂的，说明你在撒谎。”祁凤义揭穿她。

郁欢有些生气，不想再与这个人多说话。她拿着苹果站起来，然后依照自己的感觉走出树下的阴凉处来到阳光下，再向高处前行。她猜测这里应该是一个斜坡，走了一阵子后她来到了最高处。因为自己现在看不到，她无法知晓坡的另一侧是什么景象。

站在坡顶享受微风与阳光的照拂，她知道风是从哪边吹来的，太阳在自己正前方的天际高挂。偶尔会有鸟鸣传来，以及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所以她猜测那边不远处有一片树林。

一个不留意，她手中的苹果掉了下去。她立即伸手想去捡，却还是晚了，因为地势，苹果滚走了。在她想要放弃不再寻找时，一只手伸到了她面前，将苹果放回她的手心。

郁欢以为是祁凤义，却没料到是另一个声音，清亮爽朗，带着青春年少时特有的自信与洒脱。

“又遇到你了，真巧。”他笑出声，是阮知秋。



“是你，你好。”郁欢握着苹果起身，开口算是打过招呼。

“我在这里写生，看到有人站在高处远眺。你站在了我觉得最好的黄金比例位置，我觉得这幅画一定能让我在比赛中大放异彩。”

“你画了我？”郁欢反问。

“是的，准确地说是你的背影，我将画的名字定为《看风景的人》。”

“你错了，我看不见风景。”

“谁说风景是要用眼睛看的？用心看东西比用眼睛更好，心能感受到的东西远比眼睛多得多。”

阮知秋说着话，将背后的画夹收紧了一些，同时将一束粗细不一的花递到了郁欢的手中，说：“这是送给你的，谢谢你当我的模特，画展出的时候我来请你去看。”

“我没有同意你的邀请，也没有说要去看看你的画。”

“我们是朋友，你不会拒绝的。”

“谁说我们是朋友了呢？”郁欢觉得有些好笑，这个大男孩未免太过自信了。

“你看，我都送你亲手采的花了，我们当然是朋友了，就这么说定了，改天见。”

阮知秋笑呵呵地论证了自己的理由，然后冲郁欢挥挥手，背着画夹离开，也不管郁欢是不是同意他所做的决定。

祁凤义上到山坡上来找郁欢，看到她手里多出的山菊花束并不意外，目光望向正下坡离去的人，轻笑道：“郁小姐，你可知道你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知道，自大，傲慢，和你很像。”

“不，是一个会给你带来阳光的人，你们应该成为朋友的。”

郁欢不喜欢被人定义，将手里的苹果与花束都塞给了祁凤义，转身往回走。

当天在野外待到了近傍晚，祁凤义才收拾东西带郁欢返回别墅。阿南说郁欢好久没有这样出门了，其实她换上外出的衣服与裙子看起来和常人无异，非常年轻漂亮。郁欢听得出这里面有一定的宽慰成分，毕竟她现在双眼不能视物，又怎么会与常人一样？

张蕊在几日后回来，带着一身的疲惫进门，放下包，脱下鞋子，赤着脚上楼后止步在郁欢的门前，平心静气地呼吸了数下后才整了整衣衫轻声敲门。

这样的小心翼翼与不自信，对于一个跨国公司的老总来讲是不应该有的。她素来雷厉风行，果敢坚定，但在面对郁欢时就会变得唯唯诺诺，踌躇不定。

郁欢回应，张蕊堆着笑进门，走到正坐在窗前盯着窗户发呆的郁欢面前，给了她一个拥抱，说：“妈妈回来了，这段日子可真是想死你了。”